

微信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 
第41期(总第754期) 第五版

科教周刊 编辑部

主编 陈俊  
电话 3268517  
邮箱 akrbjzk@163.com  
本版编辑 田丕

从新民大队到新民村，谭英森已在村卫生室坚守45年，政策越来越好，条件越来越好，他不可避免地在老去。

走在白河高级中学校园里，亭廊曲折，林荫小道充满了鸟雀和鸣，琅琅的读书声则从教室传来。在这里，古朴与现代同在，自然与人文并存。

校内教学区、运动区、生活区三区分设，教学楼、学生公寓、学生食堂等建筑鳞次栉比，标准田径场、篮球场、多媒体报告厅、舞蹈排练厅等设施一应俱全。

从西安转回来的同学来自河高级中学读高中后，回忆起自己刚来的时候，他们这样说：“我刚开始想象这个半山腰上的学校，还以为它会低矮破旧，但当走进校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彻底改变了想法，校园环境优美，教学设施齐全，可以称得上是高大上啊！”

硬件设施是白河高级中学为学生创造学习环境打造的基础，但是光有硬件不足以塑造每名学生。“坚持立德树人，回归教育初心，不仅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，更是创建文明校园始终要坚守的价值取向。”白河高级中学尤其注重道德之于教育、之于文明校园创建的重要意义所在。

将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是学校教育的灵魂。白河高级中学4000多名学生，其中贫困学生有1000多人，学校积极贯彻“智志双扶”理念，制定“结对帮扶”计划斩穷根，一名教师帮扶1-3名贫困学生。为了不让家庭困难的学生失学，尽管学校教师工资待遇不高，但是经常出钱出物给予物质上的一些帮助。老师们还会了解学生的心理情况，学习情绪不太好、学习信心不足的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，解决心理上的问题。家长外出打工，孩子留守，常年见不到家长，白河高中的老师们在端午节等假期会把帮扶的孩子邀请到家里，做一顿丰盛的午饭，和孩子们聊聊天，交流一下感情，让孩子们改善伙食。

德育，是学校最有温度的教育，也是最富魅力的教育。该校2019届有一名体育生逞强好斗、脾气暴躁，自由散漫，多次打架斗殴，不服从老师管理，因打架而退学，后来家长强烈要求复学，考虑到若把该生放任到社会，可能不仅会毁了这个学生，还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，本着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宗旨，学校答应该生复学。但后来又因违纪而不服从班主任的管理，该生扬言将班主任打残生躺在医院，当公安机关要拘留他时，家长和该生本人再三请求学校担保，免于处罚。在学校和公安机关共同教育下，该生有了明显的好转。今年考上了二本学校。回想起以前的愚蠢行为，该生万分懊恼，在“十一”假期专门回校看望他的班主任，泪流满面地向班主任道歉。

## 留得住的情怀，留不住的未来

—4个村卫生室里5名村医的故事

记者 陈俊 郭飒 实习记者 陈楚琪



谭忠明(左一)跟随责任医师团队随访村里的慢性病人。

记者从全市卫生系统公布的数据获悉，截至2018年底，全市2576名在岗村医，汉滨区有902人，而其中，像本文主人公谭英森这样60岁以上仍在岗的，有315人。另外，全区还有退休村医约1630人。

## “向大夫”父女的喜和忧

60余平方米的住宅房改造的村级卫生室，是向茂青工作了十多年的的地方。尽管现在卫生室已经搬到社区集中安置点，有了更大的空间，更完善的设备，但向茂青还会时时沿着新修的道路走上来看看。

当了40多年村医，也想过离开，最终却选择了坚守，还将女儿向富丽叫回来接班，对于向茂青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份情怀。

汉滨区吉河镇矿石社区，2015年由矿石村与炭沟村、海螺村合并而来，向茂青从前就是炭沟村的村医。1974年，年仅19岁的向茂青参加了吉河镇卫生院的培训，成了炭沟村唯一一名村医。虽然距离城镇不算太远，但是交通不便，经济落后，村上连卫生室都没有，更别说基本的医疗设备了。向茂青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药箱，翻山越岭给村民诊治一些常见的疾病，给村里的孩子接种疫苗。接种疫苗，也成为向茂青村医生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事情。

“那时候打疫苗提着电壶都是挨家挨户跑！”向茂青回忆着，“早些年没有固定的场所，也没有保冷设备，村民住得也比较分散，有时候一天才能走两三家。为了让疫苗在低温环境下保存，只能将疫苗装在电壶里面。”向茂青常常遇到害怕打针的孩子，怎么哄都哄不住，他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亲身示范。“我拿针管往自己胳膊上扎让娃们看，看到我给自己打针，

他们就不害怕了。”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，但是向茂青依然历历在目，虽然现在的孩子可以到镇卫生院统一打疫苗了，但是“给自己打针的医生”却成为那些年孩子们心中一个深深的印记。

一个人，一个药箱，走遍了村里的沟沟坎坎，翻遍了村里的大山小山。不管白天黑夜，只要乡亲们唤一声，他就丢下手中的活，跑去给乡亲们看病。没有工资，靠着当时每次2元的诊疗费和药品15%的差价，向茂青勉强养活了一家人。也想过离开，也想过改行，但是每当听到乡亲们唤他“向大夫”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担好这个责任。

2002年，炭沟村将一个住宅房改造成了村卫生室，向茂青终于有了间像样的“办公室”。60平方米的地方，有了药品置物架、冰箱冷柜，还有专用的诊疗室，让向茂青心里也有了万分的光亮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向茂青感到了力不从心，“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想找个人来帮忙，要么就是不懂医，要么就是嫌不挣钱，难啊！”

这一年，未满20岁的女儿向富丽从汉滨区卫校中专毕业，在向茂青的反复动员之下，第二年她回到了炭沟村，给父亲“打下手”。“刚开始就想着一边帮父亲减轻负担，一边积累一点经验，以后好在大一点的医院去找个稳定的工作。”这是向富丽最初的想法。然而，她却在这一干就是十几年，并在2017年正式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卫生室。“以前条件那么艰苦都坚持过来了，现在条件好了就更要好好为乡亲们服务。”

如今，向富丽在矿石社区也安了家，看着父亲一天天老去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她的内心喜忧参半：目前除了诊疗费和药品补助，还有一部分国家公共卫生补助，她的收入与父亲当年相比，算是好了很多。但是与公立医院的医生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。而且全天值班，无节假日、一人身兼多职，找不到人来接手和帮忙，让她也感到力不从心。但其实她最担心的，还是自己“医非医、农非农”的身份和养老问题。“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老村医，退休每个月就只有300多块钱的补贴，连吃饱穿暖都是问题，不希望过几十年后我们也如父辈们一样。”向富丽说。

## “谭医生”父子的心头事

一边不能放下村医的工作，一边还要照顾年初突发脑溢血至今行动不便的妻子，今年63岁的谭英森，精力所剩无几。

从18岁至今，他已在汉滨区紫荆镇新民村做了45年村医。之所以被叫做“老谭医生”，是因为在隔壁沙坝村还有一位名叫谭忠明的“小谭医生”，今年39岁，正是谭英森的小儿子，也已当了5年村医了。因为两村相邻，父子二人在工作上也总是互相帮衬，在当地，就有了“老谭医生”和“小谭医生”两个亲切的称呼。

“累是累，还是有成就感。我小时候亲眼见我爸爸救了一个误吃老鼠药的小孩儿，觉得他很了不起。虽然经常不着家，但我知道我爸爸那是在治病救人，那以后，我就觉得医生是很光荣的职业。我三个女儿，以后就想送一个去学医。”在去为村民做慢性病随访的路上，小谭医生这样讲述着他当村医的初衷。“我是2014年回来的，当时沙坝的老村医已经过世一年多了，我爸爸跟我说了好几次，沙坝不能没有村医，回来吧，外面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就这样，和妻子在成都开着小超市的谭明回到了沙坝村，靠着跑诊疗、做服务每年挣的两三万元钱，支撑家用。然而渐渐地，小谭医生发现这份工作远没有他想的简单。除日常诊疗、全村人健康档案维护、慢性病及特殊人群回访等工作外，自己有时还得送病人。“上次平安村朱昌安家孩子半夜发高烧，其实我能处理，但家长怎么都不放心，我就开着面包车，送他们去了天河医院。”

“1974年新民大队的会计选我去大同卫校培训学习，回来以后谁家有了病人，一喊就得走，经常拿半天的工分，只算半个劳力。后来80年代做防疫工作，一种痘才五毛钱，家里日子也紧。2004年村里在老学校旁建了一间卫生室，这才不用到处跑。这么多年，家里的事老伴儿从来不让我操心，我现在就想把她照顾好，补偿她。”说起多年的从医经历，老谭医生一直在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，说自己的歉疚。

2014年新民村在村委会楼下建了新的卫生室，自从汉滨区推进智慧医疗以来，卫生室的硬件设施不断升级，但做档案、传系统这些工作，老谭医生做起来很费力，很多时候得儿子在一旁手把手教。再加上妻子年初突患疾病，至今行动不便，身边离不开人，自己实在有些心力交瘁。现在这份工作还能坚持做多久，老谭医生自己也不知道。

随行的紫荆镇卫生院副院长、责任医师团队团长张金省，也有着自己的担忧。“责任医师团队中，村医是最后一环，他们最熟悉村情和村民的患病情况，如果没有村医带路，山大沟深的，最怕来回跑耽误时间。现在国家规定的四种慢性病每年随访不少于四次，一个村一千多人，而且慢性病病例还在不断增加，这样的工作量，人手真的不够。”

记者从全市卫生系统公布的数据获悉，截至2018年，全市一共2576名在岗村医，汉滨区902人中，像谭英森一样60岁以上还在岗的，有315位。而按每千服务人口不低于1名的比例配备村卫生室人员要求，汉滨区每千服务人口只有村医0.88人。

“智慧医疗是相对的，高科技需要人来运用，事情还得人来做，尤其是年轻人。现在的待遇，再加上养老问题没有解决，村医的岗位对年轻人是没有吸引力的。没有人员补充，就是一个断层。”张金省忧虑地对记者说。

## 卫生院长的“宝贝疙瘩”

紫荆镇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镇子，只有一条弯曲的主街道，二三百米长。街上没有高层建筑，从东头一眼可以看到西头，路里是山，路外是坡，街道不足两车道宽，镇卫生院就坐落在路北边，和旁边的信用社、镇政府挤在一起，共同构成全镇最高的建筑群。

全镇共有8个村，紫荆村是最偏远的村，与镇安县毗邻，村医谢作坪是镇卫生院院长刘力眼里的“宝贝疙瘩”。“我虽然没有认真统计过，但放眼全市，生于1991年的刘力，在村医中，绝

对属于‘稀世珍品’。”刘力说起来，像是捡到了宝。

当天采访的时候，正是周四，是卫生院预防接种的日子，刘力就把谢作坪叫到卫生院来帮忙。说起他的时候，接种的工作差不多结束了。

不多时，一个干净整洁的小伙子出现在记者眼前。

今年28岁的小谢医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到了村医。2016年卫校毕业后，他成为安康城区一家民营医院的执业助理医师。他就是紫荆村的人，当时家庭非常贫困。小谢同学很努力，在卫校都成了预备党员。工作之后，也在城里娶妻安家了。去年初，紫荆村的村医因年纪大了，不会电脑操作，便萌生了退意。镇卫生院正在头疼的时候，得知村上还有这么个“紧俏人才”，便主动与谢作坪联系。小谢想到自己2013年上学的时候，也是靠着亲朋好友帮衬，感到有责任为乡亲们服务，便回村当了一名村医。

2018年4月，谢作坪正式成了紫荆村的村医。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入户走访，了解常见慢性病人的病情。紫荆村1400多人，274户938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，交通非常不便，农村常见慢性病多发。如果都到镇上来看病，光车费和时间都耗不起。

小谢告诉记者，从紫荆村到镇上，联运班车票价10元，但早上五点就发车。坐摩托车要将近一个小时，来回要花50块钱“包车”。如果说，把小病小患在卫生室就解决掉，无疑对村民是最经济的。

更年轻的小谢医生最担心自己的未来。目前，他每年拿到手的钱有公共卫生经费补贴(按村总人口的85%算，人均22元)、每年一万多元的基本药物补助，再就是给村民看病每单次5块钱的门诊补贴，算下来，一年能有个四五十万的收入。而现在，谢作坪的孩子出生不到两月，由他妈妈和妻子带着住在安康城区，他一个人留在紫荆村工作，忙起来，个把月顾不上回家。在妻子和家人眼里，收入好一点和能够照顾家庭，迟早必须选择一头，这始终是小谢要面临的问题。

“紫荆镇位置偏僻，经济落后，根本招不来新的村医。现在健康扶贫任务这么重，在我们这里，很多村医都是在默默奉献。我们红花村的刘声章医生，今年57岁了，儿子在外面开装修公司，连锁店都有好几个，他还是愿意在村医的岗位上继续干，这都是一种情怀。同样，对年轻人来说，能留下来，真是不容易。”刘力动情地对记者说。

村医面临的这些问题，记者在汉滨区卫生健康局得到了相关的印证。“根据测算，服务人口在1500人以上的村，村医收入比较可观。但汉滨区人口分布不均，再加上近年来农村人口流失加快，偏远地区村医的收入大幅减少，年收入只在3-4万元左右。这部分村医约占全区一半。现在为了稳定村医队伍，对边远地区的政策待遇都有倾斜，在公卫服务人口的定量上，以及平时的补贴和进修上都有照顾。”汉滨区卫健局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股的曹忠诚对记者说。

曹忠诚告诉记者，目前汉滨已实行镇村一体化，村医由乡镇卫生院统一聘用和考核，为村医购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县级财政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支付，村医自己承担一部分。石泉县实行县镇村医共体，按照医疗集团的形式聘用村医，并为村医购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。“这和两个县的村医数量少也有关系，也就100来人。对于体量这么大的汉滨区来说，村医的身份和养老问题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。”他最后向记者表示。

另据记者了解，按照目前政策，38岁以上的医疗从业人员不能报考乡镇卫生院等国家公职单位。这就意味着，超过年龄的村医几乎没有可选的职业出口。年轻一点的，还有上升的可能。但同时，他们也将离开所服务的岗位。



11月27日下午，童喜喜(右一)与高新四小的师生互动。 唐晓黎 摄

小学作报告 11月26日上午 童喜喜在培新 方胜勇 摄

11月26日上午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来到安康，在汉滨区培新小学给5000多名校内外师生家长作首场“喜阅说写”专题报告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童喜喜是第一位走上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又是一名致力于推动读书公益活动的教育专家，她多次赴山区支教，带领团队为父母、教师提供教育指导，举办公益活动7000余场；在“新孩子”乡村阅读公益行中，只身一人赴100所乡村学校免费讲座196场，被《中国教育报》誉为“乡

村阅读公益行的领跑者”。

了解到，本次童喜喜是应安康高新区和汉滨区新教育中心的邀请，专程来安康作报告和举行其新书《新孩子》的发布会。当天下午，童喜喜还观看了汉滨区培新小学的新教育成果展示。据悉，在安康期间，她还到高新一小、高新四小举行了报告会，并与上述三所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交流。

记者 陈俊 郭飒